

漢書

漢書

漢蘭臺令史 班固撰
唐祕書少監 顏師古注

第 十 冊
卷七一至卷八四（傳四）

漢書卷七十一

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

雋不疑字曼倩，勃海人也。(一)治春秋，爲郡文學，進退必以禮，名聞州郡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雋音字亮反，又辭亮反。」

武帝末，郡國盜賊羣起，暴勝之爲直指使者，衣繡衣，持斧，逐捕盜賊，督課郡國。(二)東至海，以軍興誅不從命者。(三)威振州郡。勝之素聞不疑賢，至勃海，遣吏請與相見。不疑冠進賢冠，帶櫛具劍。(四)佩環玦。(五)褰衣博帶。(六)盛服至門上謁。(七)門下欲使解劍，不疑曰：「劍者君子武備，所以衛身，不可解。請退。」吏白勝之。勝之開閣延請，望見不疑容貌尊嚴，衣冠甚偉，勝之躡履起迎。(八)登堂坐定，不疑據地曰：「竊伏海濱，聞暴公子威名舊矣。(九)今乃承顏接辭。凡爲吏，太剛則折，太柔則廢，威行施之以恩，然後樹功揚名，永終天祿。」(十)勝之知不疑非庸人。(十一)敬納其戒，深接以禮意，問當世所施行。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，(十二)側聽不疑，莫不驚駭。至昏夜，罷去。勝之遂表薦不疑，徵詣公車，拜爲青州

刺史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督謂察視之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有所追捕及行誅罰，皆依與軍之制。」

〔三〕應劭曰：「櫛具，木標首之劍，櫛落壯大也。」晉灼曰：「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，上刻木作山形，如蓮花初生未敷時。今大劍木首，其狀似此。」師古曰：「晉說是也。櫛音磊。標音匹遙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環，玉環也。玦即玉佩之玦也。帶環而又著玉佩也。」禮記曰：「孔子佩象環」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褰，大裾也。言着褰大之衣，廣博之帶也。而說者乃以爲朝服垂褰之衣，非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上謁，若今通名也。」

〔七〕文穎曰：「躡音纏。」師古曰：「躡不著跟曰躡。躡謂納履未正，曳之而行，言其遽也。躡音山爾反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瀕，厓也。公子，勝之字也。舊，久也。瀕音頻，又音賓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樹，立也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庸，常也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爲從事。」

久之，武帝崩，昭帝卽位，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，欲先殺青州刺史。不疑發覺，收捕，皆伏其辜。擢爲京兆尹，賜錢百萬。京師吏民敬其威信。每行縣錄囚徒還，〔二〕其母輒問不疑：「有所平反，活幾何人？」〔三〕卽不疑多有所平反，母喜笑，爲飲食語言異於

他時；或亡所出，母怒，爲之不食。故不疑爲吏，嚴而不殘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省錄之，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。今云慮囚，本錄聲之去者耳，音力具反。而近俗不曉其意，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，失其源矣。行音下更反。」

〔二〕如淳曰：「反音幡。幡，奏使從輕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幾音居起反。」

始元五年，有一男子乘黃犢車，建黃旆，〔一〕衣黃襜褕，著黃冒，〔二〕詣北闕，自謂衛太子。〔三〕公車以聞，〔四〕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。〔五〕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。右將軍勒兵闕下，以備非常。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〔六〕立〔七〕並莫敢發言。京兆尹不疑後到，叱從吏收縛。或曰：「是非未可知，且安之。」〔八〕不疑曰：「諸君何患於衛太子！昔劇臚違命出奔，輒距而不納，春秋是之。」〔九〕衛太子得罪先帝，亡不即死，今來自詣，此罪人也。」遂送詔獄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旆，旌旗之屬，畫龜蛇曰旆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襜褕，直裾襌衣。襜音昌瞻反。褕音踰。冒所以覆冒其首，即今之下裙冒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戾太子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公車，主受章奏者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雜，共也。有案識之者，令視知其是非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安猶徐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劇，衛靈公太子。輒，劇之子也。劇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。及靈公卒，使輒嗣位，而晉趙鞅納劇於戚，欲求入衛。魯哀公三年春，齊國夏、衛石曼姑帥師圍戚。公羊傳曰：「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，曼姑之義固可以距劇也。輒之義可以立乎？曰可。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。」

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，曰：「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。」繇是名聲重於朝廷，〔二〕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。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，不疑固辭，不肯當。久之，以病免，終於家。京師紀之。後趙廣漢爲京兆尹，言「我禁姦止邪，行於吏民，至於朝廷事，不及不疑遠甚。」廷尉驗治何人，竟得姦詐。〔三〕本夏陽人，姓成名方遂，居湖，〔四〕以下筮爲事。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，謂曰：「子狀貌甚似衛太子。」方遂心利其言，幾得以富貴，〔五〕即詐自稱詣闕。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，方遂坐誣罔不道，要斬東市。一〔云〕姓張名延年。〔五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繇讀與由同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，皆曰何人。他皆類此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湖，縣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幾讀曰冀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故昭紀謂之張延年。」

疏廣字仲翁，東海蘭陵人也。少好學，明春秋，家居教授，學者自遠方至。徵爲博士太中大夫。地節三年，立皇太子，選丙吉爲太傅，廣爲少傅。數月，吉遷御史大夫，廣徙爲太傅，廣兄子受字公子，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。受好禮恭謹，敏而有辭。(一)宣帝幸太子宮，受迎謁應對，及置酒宴，奉觴上壽，辭禮閑雅，上甚謹說。(二)頃之，拜受爲少傅。

(一)師古曰：「敏謂所見捷利。」

(二)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」

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，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。上以問廣，廣對曰：「太子國儲副君，師友必於天下英俊，不宜獨親外家許氏。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，官屬已備，今復使舜護太子家，視陋，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。」(一)上善其言，以語丞相魏相，相免冠謝曰：「此非臣等所能及。」廣繇是見器重，數受賞賜。(二)太子每朝，因進見，太傅在前，少傅在後。父子並爲師傅，朝廷以爲榮。

(一)師古曰：「視讀曰示。言獨親外家，示天下以淺陋。」

(二)師古曰：「繇讀與由同。」

在位五歲，皇太子年十二，通論語、孝經。廣謂受曰：「吾聞『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』，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」(一)今仕宦至二千石，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懼有後悔，豈如父子

相隨出關，歸老故鄉，以壽命終，不亦善乎？」受叩頭曰：「從大人議。」即日父子俱移病。^(一)滿三月，賜告，廣遂稱篤，上疏乞骸骨。上以其年篤老，皆許之，加賜黃金二十斤，皇太子贈以五十斤。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，供張東都門外，^(二)送者車數百兩，辭決而去。及道路觀者皆曰：「賢哉二大夫！」或歎息爲之下泣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此皆老子之言，廣引之。殆，危也。遂，成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移病即移書言病也。一曰以病而移居。」

〔三〕蘇林曰：「長安東郭門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祖道，餞行也，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。供音居共反。張音竹亮反。」

廣既歸鄉里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，^(一)請族人故舊賓客，與相娛樂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，趣賣以共具。^(二)居歲餘，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：「子孫幾及君時，頗立產業基趾，^(三)今日飲食^(廢)費且盡。宜從丈人所，勸說君買田宅。」^(四)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，^(五)廣曰：「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？」^(六)願自有舊田廬，^(七)令子孫勤力其中，足以共衣食，與凡人齊。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，但教子孫怠墮耳。賢而多財，則損其志；愚而多財，則益其過。且夫富者，衆人之怨也；吾既亡以教化子孫，不欲益其過而生怨。又此金者，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，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，以盡吾餘日，不亦可乎！」於是族人說服。^(八)皆以壽終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日日設之也。共讀曰供。其他類此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幾所猶言幾許也。趣讀曰促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幾讀曰冀。」

〔四〕鄧展曰：「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，無泄吾言也。」師古曰：「丈人，莊嚴之稱也，故親而老者皆稱焉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閑卽閑字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諄，惑也，音布內反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顧，思念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」

于定國字曼倩，東海鄰人也。〔一〕其父于公爲縣獄史，郡決曹，決獄平，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。〔二〕郡中爲之生立祠，號曰于公祠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鄰音談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羅，羅也，遭也。」

東海有孝婦，少寡，亡子，養姑甚謹，姑欲嫁之，終不肯。姑謂鄰人曰：「孝婦事我勤苦，哀其亡子守寡。我老，久矣，丁壯，柰何？」〔一〕其後姑自經死，〔二〕姑女告吏：「婦殺我母。」吏捕孝婦，孝婦辭不殺姑。吏驗治，孝婦自誣服。具獄上府，〔三〕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，

以孝聞，必不殺也。太守不聽，于公爭之，弗能得，乃抱其具獄，哭於府上，〔一〕因辭疾去。太守竟論殺孝婦。郡中枯旱三年。後太守至，卜筮其故，于公曰：「孝婦不當死，前太守彊斷之，咎黨在是乎？」〔二〕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，因表其墓，天立大雨，歲孰。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殯，古累字也，音力瑞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不欲累婦，故自殺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府，郡之曹府也。上音時掌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具獄者，獄案已成，其文備具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黨，音他朗反。」

定國少學法于父，父死，後定國亦爲獄史，郡決曹，補廷尉史，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，以材高舉侍御史，遷御史中丞。會昭帝崩，昌邑王徵卽位，行淫亂，定國上書諫。後王廢，宣帝立，大將軍光領尙書事，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。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，〔一〕平尙書事，甚見任用。數年，遷水衡都尉，超爲廷尉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繇與由同。」

定國乃迎師學春秋，身執經，北面備弟子禮。爲人謙恭，尤重經術士，雖卑賤徒步往

過，定國皆與鈞禮，^(一)恩敬甚備，學士咸^(二)稱焉。其決疑平法，務在哀鰥寡，罪疑從輕，加審慎之心。朝廷稱之曰：「張釋之爲廷尉，天下無冤民；^(三)于定國爲廷尉，民自以不冤。」^(四)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，^(五)冬月請治讞，飲酒益精明。^(六)爲廷尉十八歲，遷御史大夫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鈞禮猶言亢禮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言決罪皆當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知其寬平，皆無冤枉之慮。」

〔四〕如淳曰：「食酒猶言喜酒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若依如氏之說，食字當音嗜，此說非也。下敘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。食酒者，謂能多飲，費盡其酒，猶云食言焉。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，失其真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讞，平議也，音魚列反。」

甘露中，代黃霸爲丞相，封西平侯。三年，宣帝崩，元帝立，以定國任職舊臣，敬重之。時陳萬年爲御史大夫，與定國並位八年，論議無所拂。^(一)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，數處駁議，^(二)定國明習政事，率常丞相議可。^(三)然上始卽位，關東連年被災害，民流入關，言事者歸咎於大臣。^(四)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、御史，^(五)入受詔，條責以職事，曰：「惡吏負賊，妄意良民，^(六)至亡辜死。或盜賊發，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，^(七)後不敢復告，以故寢廣。^(八)民多冤結，州郡不理，連上書者交於闕廷。一千石選舉不實，是以在位多不任職。^(九)民田有災害，吏不肯除，收趣其租，以故重困。^(十)關東流民飢寒疾疫，已詔吏轉漕，虛倉廩開府

臧相振救，賜寒者衣，至春猶恐不贖。^(二)今丞相、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？^(三)悉意條狀，陳朕過失。^(四)定國上書謝罪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不相違戾也。拂音佛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言與定國不同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事者」(天子皆)可定國所言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五日一聽朝，故云朝日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賊發不得，恐負其殿，故妄疑善人，致其罪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亟，急也。不急追賊，反禁繫失物之家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寢，漸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謂令長丞尉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趣讀曰促。重音直用反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躋，足也。」

〔一二〕師古曰：「塞，補也。」

〔一三〕師古曰：「悉，盡也。」

永光元年，春霜夏寒，日青亡光，上復以詔條責曰：「郎有從東方來者，言民父子相

棄。^(一)丞相、御史案事之吏，匿不言邪？將從東方來者，加增之也？何以錯繆至是？^(二)欲知其實。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，即有水旱，其憂不細。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，救其已然者，不各以誠對，^(三)毋有所諱。」定國惶恐，上書自劾，歸侯印，乞骸骨。上報曰：「君相朕躬，不敢怠息，^(四)萬方之事，大錄于君。^(五)能毋過者，其唯聖人。方今承周秦之敝，俗化陵夷，^(六)民寡禮誼，陰陽不調，災眚之發，不爲一端而作，自聖人推類以記，不敢專也，況於非聖者乎！^(七)日夜惟思所以，未能盡明。」^(八)經曰：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^(九)君雖任職，何必顓焉？^(一〇)其勉察郡國守相（郡）^{(羣）}牧，非其人者，毋令久賊民。永執綱紀，務悉聰明，強食慎疾。」^(一一)定國遂稱篤，固辭。上乃賜安車駟馬、黃金六十斤，罷就第。數歲，七十餘薨，諡曰安侯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以遭飢饉不能相養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錯，互也。繆，達也。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能防救已不，宜各以實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息，謂自休息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大錄，總錄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言類替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非聖者謂常人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所以，所由也。言何由致此災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顯與專同。事不專由君也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悉，盡也。」

子永嗣。少時，著酒多過失，〔一〕年且三十，乃折節修行，以父任爲侍中郎將、長水校尉。定國死，居喪如禮，孝行聞。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，至御史大夫。尙館陶公主施。施者，宣帝長女，成帝姑也，賢有行，永以選尙焉。上方欲相之，會永薨。子恬嗣。恬不肖，薄於行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著讀曰嗜。」

始定國父于公，其閭門壞，父老方共治之。〔三〕于公謂曰：「少高大閭門，令容駟馬高蓋車。我治獄多陰德，未嘗有所冤，子孫必有興者。」至定國爲丞相，永爲御史大夫，封侯傳世云。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閭門，里門也。」

薛廣德字長卿，沛郡相人也。以魯詩教授楚國，龔勝、舍師事焉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，

除廣德爲屬，數與論議，器之，〔二〕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。〔三〕爲博士，論石渠，〔四〕遷諫大夫，代貢禹爲長信少府、御史大夫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以爲大器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經明行修，宜於本朝任職也。」

〔三〕張晏曰：「石渠，闢名也。」

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。〔二〕及爲三公，直言諫爭。始拜旬日間，上幸甘泉，郊泰畤，禮畢，因留射獵。廣德上書曰：「竊見關東困極，人民流離。陛下日撞亡秦之鐘，聽鄭衛之樂，〔三〕臣誠悼之。今士卒暴露，從官勞倦，願陛下亟反宮，〔四〕思與百姓同憂樂，天下幸甚。」上卽日還。其秋，上酎祭宗廟，出便門，〔五〕欲御樓船，廣德當乘輿車，免冠頓首曰：「宜從橋。」詔曰：「大夫冠。」廣德曰：「陛下不聽臣，臣自刎，以血汙車輪，陛下不得入廟矣！」〔六〕上不說。〔七〕先敕光祿大夫張猛進曰：「〔八〕臣聞主聖臣直。乘船危，就橋安，聖主不乘危。御史大夫言可聽。」上曰：「曉人不當如是邪！」〔九〕乃從橋。

〔一〕服虔曰：「寬博有餘也。」師古曰：「醞，言如醞釀也。藉，有所薦藉也。醞，言於問反。藉，才夜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擅，音丈江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亟，急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言不以理，終不得立廟也。一曰以見死傷，犯於齊聚，不得入廟祠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先敵，導乘輿也。敵與驅同。猛，張騫之孫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謂諫爭之言，當如猛之詳善也。」

後月餘，以歲惡民流，〔一〕與丞相定國、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，皆賜安車駟馬、黃金六十斤，罷。廣德爲御史大夫，凡十月免。東歸沛，太守迎之界上。沛以爲榮，縣其安車傳子孫。〔二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歲惡，年穀不熟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也。致仕縣車，蓋亦古法。韋孟詩云『縣車之義，以洎小臣』也。」

平當字子思，祖父以訾百萬，自下邑徙平陵。〔一〕當少爲大行治禮丞，功次補大鴻臚文學，察廉爲順陽長，枸邑令，〔二〕以明經爲博士，公卿薦當論議通明，給事中。每有災異，當輒傳經術，言得失。〔三〕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、匡衡，然指意略同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下邑，梁國之縣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枸音詢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傳讀曰附。」

自元帝時，韋玄成爲丞相，奏罷太上皇寢廟園，當上書言：「臣聞孔子曰：『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』」三十年之間，道德和洽，制禮興樂，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。今聖漢受命而王，繼體承業二百餘年，孜孜不忘，政令清矣。然風俗未和，陰陽未調，災害數見，意者大本有不立與？^(一)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！^(二)既福不虛，必有因而至者焉。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。^(三)昔者帝堯南面而治，先『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』，而化及萬國。^(四)孝經曰：『天地之性，人爲貴，人之行莫大於孝，孝莫大於嚴父，嚴父莫大於配天，則周公其人也。』^(五)夫孝子善述人之志，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，修嚴父配天之事，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，故推而序之，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。^(六)此聖人之德，亡以加於孝也。高皇帝聖德受命，有天下，尊太上皇，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、王季也。此漢之始祖，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，孝之至也。書云：『正稽古建功立事，可以永年，傳於亡窮。』^(七)上納其言，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論語載孔子之言也。言治天下者，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與讀曰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迹謂求其蹤迹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：『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』故云然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言嚴謂尊嚴。」